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四号禁区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四号禁区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7001752

10位ISBN编号：7547001750

出版时间：2009-9

出版时间：万卷出版公司

作者：阎连科

页数：251

字数：23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鸢孩是一个独自驻守在“四号禁区”的年轻的士兵，陪伴他的只有一只警犬黄黄。
他和唯一赖在禁区没有搬家的83岁老人的孙女小菊，既是军民关系，又是暧昧的青年男女的相恋关系。
神秘秀丽的山间景色和朴实淳厚的民风让你联想到沈从文的边城，同时，出人意料的故事情节和令人扼腕惊叹的结尾，又使你唏嘘不已。
自然而然地，你会走进阎连科的独特审美意境中去……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作者简介

阎连科，著名作家，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，1978年应征入伍，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，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

1979年开始写作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情感欲》、《目光流年》、《坚硬如水》、《受活》、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丁庄梦》、《风雅颂》等8部，中、短篇小说集《年月曰》、《黄金洞》、《耙耧天歌》、《朝着东南走》等10余部，散文、言论集5部；另有《阎连科文集》12卷。

曾先后获第一、第二届鲁迅文学奖，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。其作品被译为日、韩、越、法、英、德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挪威、以色列、西班牙、塞尔维亚等近20种语言，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。

2004年退出军界，现供职于人民大学文学院，教授、驻校作家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四号禁区>>

书籍目录

四号禁区和平战中士还乡和平寓言大校寂寞之舞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四号禁区>>

章节摘录

四号禁区　　一　　四号封锁区是一条狭长的漫谷，被搁置在如今和平的日子里，日光就总是呈出一些兰草的绿色，气味也淡淡的如一块早雾。
都说圆极的太阳，原来扁成一挂白线，从远处朝眼前梳理过来，柔得像林中的一滴水光。
然后，那水光渐次地弱减下去，成了一片发亮的草叶，慢慢消退隐没在遥远的山中。
此时，下士鸢孩便不得不退下子弹，收起枪来，若有所失地站在阵地的洞前，想又过去了一天，又快该睡了，又要有一天一成不变的日子如期而至。
鸢孩一直死心塌地地认为，日子是从他枪膛盖上的缺口中分分秒秒流失的，无论春天或是夏天，或者秋冬，太阳总是永守诺言地在他吃过晚饭之后，大约半个小时从西山消失。
在晚饭之后，日落之前的半个小时里，他坐在草地上，持枪瞄着太阳。
待太阳终要落下时，勾动一下锁了的扳机，睁开左眼，天色倏然黑将下来，四面山野也突然没了云流鸟叫，绝断成一片寂静，只还有阵地洞沿的那滴水声，轰鸣成白色的炸音，在鸢孩的世界里鸣隆开来。
鸢孩看了看枪的准星，用袖子擦了枪柄，这时候，他料定有脚步的声音。
沉静地听着候着，从山的那边就有了摇晃的脚步声，如秋末被风吹起的带霜的树叶，歪歪仄仄地摆了过来。
　　他想，她来了。
　　她果然就来了。
　　背了一捆夏天砍下、秋天晒干，或者去年砍下、今年晒干的木柴，由远至近地到来。
她总是拿着绳子、砍刀，到后山砍下一片湿柴让风吹日晒，背一捆干柴这当儿如期而至。
她总是像在夜饭半小时后落日的时光一样，不提早，不误后，在他收枪、验枪和夜幕前的寂静之时，她就悄然来了。
　　“又拾一捆柴火？”
　　“你的枪里没有子弹吧。”
　　“你看你的柴火快要散了。”
　　“你见天都是这句老话。”
　　她今年十七。
无论哪年初春，你是去屋檐下掀开一个不知何时盖在那儿的瓦片，你都能看见一株冒土的芽儿，那就是她和她的年龄。
鸢孩看见她的时候，总想到阵地前沿口崖上有一株野菊，早春冒芽，春天开花，秋天也开，一年两季，黄瘦的瓣儿，只消用手轻轻一碰，扑鼻的香味就缠在手上不散。
她就叫小菊，住在禁区边上。
其实，是住在禁区以内。
当年决定在这儿开山挖洞，修阵地，百姓都依令搬到了山外，只有几位遵着古训死不舍家的老人，被允许暂时留住，但绝不允许他们的儿女住在这儿，更不允许在这生儿育女，传宗接代。
十几年过去，几位老人也都一一过世，只还有小菊的爷爷从七十岁熬到八十三岁，孑然孤身守在原地。
部队上曾动员他到山外与子女团聚，八十三坚硬地摇头不语。
依着和平年月的一些准则，部队上又特批了他家小菊来禁区侍奉爷爷。
不消说，老人一死，小菊就必须离开这儿。
那时候，这四号禁区也就禁得纯纯净净，一片的蓝天白云。
　　望着小菊从面前走过，鸢孩看见了月亮尾随着落日升了上来，挂在阵地顶端的林地，被落日的一抹余晖，染成粉淡的润红。
四号禁区天黑前那回光返照似的一抹儿明亮，跟着小菊的到来而到来，跟着小菊的离去将离去。
连鸟雀和虫儿也仿佛为了抓住这最后的亮色，突然地叽叽啁啾，潺潺缓缓，犹如一片春天的水流之声，鸢孩睁大眼睛，听这虫鸣鸟叫，白白亮亮，间或有一些红光，铺开来满山遍野；看见小菊背过来扶

着柴捆的手上，挂了一条藤蔓，藤蔓上开了一串粉红的小花。
他闻到了一股鲜润厚朴的香气，从小菊的手指尖上扩散开来。
他叫了一声小菊。
小菊立住了。
他说：“柴捆儿沉吧？
”　她说：“当然呀。
”　他说：“我替你背背？
”　她说：“算啦。
”　他说：“小菊，你不识好歹。
”　她说：“来呀，你站住干啥。
”　鸢孩养了一条狗，是部队上配备的狼狗，也就是官话日常说的警犬，名叫黄黄。
他朝小菊感谢地一笑，忙不迭儿把枪锁进洞口那兼了哨楼的屋里，拍了懒着的黄黄的头骨，黄黄就沿着青石台阶，爬到了哨楼的顶上。
依着训成的习惯，鸢孩不在阵地，黄黄便爬上哨楼执勤，发现异常动静，黄黄对天狂吠，鸢孩就是身在天涯海角，也要匆忙赶回。
幸亏极少发生这类事情。
鸢孩总希望发生一件这类事情，以不负自己的军旅生涯。
已经服役了很长时间。
日子的平淡，一如一位老人对往事的回忆，着实没有什么能让他有一阵激动。
背着小菊的一捆柴火沿着被草封的路道，鸢孩浑身漫浸着莫名的快乐。
当年，这儿开山凿洞，脚下曾是一条宽展平坦的军用马路，这马路上曾出操行进过一行行雄健的队伍；在夜阑人静之时，也曾有一辆辆伪装好超载的军用卡车开进洞里；待一切都完毕之后，一个团队走了，换来一个连队守着，再之后，并不知什么缘由，一个排、一个班，最后就成了两个哨兵，长年累月地驻守在四号禁区。
可惜，鸢孩到来不久，老兵又生病住院去了，剩余鸢孩一人任重道远。
这儿距连队的一号禁区有六十里路。
连长曾说过再派一个人来，无论任务还是寂寞，都需增加一个人来，可连长第二次到四号禁区检查工作，走在这路上，只说了一句话。
“缩编了。
听说他病轻了一半。
”　从此，这路就更加的荒蔓起来，先还只有一些蒿草、白草、狗尾草从沙石里艰难地挣出，后来水浸风吹，路两岸各类的杂草都朝路上侵袭，连山上最难成活的一串红，也借着秋风春雨，在这路上落了户籍。
走在这路上，鸢孩看见从小菊嘴里呼出的气息，退回来把她的头发刮得风吹草动，那气息白淡淡一丝一股，散开在即刻将至的暮色里。
他闻到了她的汗味，香得漫无边际，还夹杂了洋糖甜腻腻的味儿。
他说小菊，我渴了，到你家给我烧点水喝。
小菊说：“烧水哪有冷水甜呀。
”　他说：“我爱喝开水，泡上茶叶。
”　她说：“没见过茶叶，有鸡蛋，荷包蛋。
”　他说：“更好呀。
”　她说：“你不会也喂几只母鸡呀。
”　他说：“我又不是老百姓。
”　连天扯地，话随脚行，这也就走了许多路程，天也黑了下来，最后一抹余晖虽还残留人世，却是彻底地从四号禁区抽丝般走了。
暮色的降临，带来了粘润的夜气，如刚从土地中刨出的蕴藏了千年的白色的地湿，十几分地沁人心脾。

鸢孩深极地吸了一口长气，看见了四号禁区紧边上那方村落的遗址，几堵灰暗的老墙被风吹雨淋出许多小沟，十几户院落的地基，剥露出来像老人脱牙的牙床一样，嶙嶙峋峋，赤裸着探望人世。
唯小菊家那三间土色的瓦房，还支撑架儿，立在遗迹的中间。
有一股青烟，从那房的东端山墙上挣脱出来，自由在暮色里，染了些微的红亮，告诉外界那儿还有一户人家。
到了那瓦屋的房后，鸢孩闻到了清粼粼的煮红薯的香味，有波有浪地荡向远处，他欲说什么，小菊把柴捆从他肩上卸了下来。
他朝高处耸了肩膀，看见小菊矮了许多。
“我给你扛到家吧。
”小菊说：“走吧你。
”他说：“你说让我吃荷包蛋嘛。
”她说：“说说，你还当真。
”鸢孩望了望小菊家的炊烟。
“你还说过你要和我结婚。
”小菊也望了那股炊烟。
“我爷可脾气不好。
”鸢孩立在路边的一块石上不动。
“那时候我是新兵，现在，老兵啦。
”小菊说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爷脾气不好。
”鸢孩问：“到底结不结呀？
”小菊说：“让我去你守的洞里看看就结。
”鸢孩转身走了。
走了几步，又回过头来，他以为小菊一定在原地未动，正果呆地瞅着他的身影，然回头一看，小菊比他走得更快，竟就把一只脚踏进了院墙门里。
鸢孩有些伤心，摸了摸被柴捆压烫的肩膀，说小菊，明天连长到阵地检查工作，有事没事都不能从禁区走过。
小菊没有回头，只淡了一下脚步，就闪进了那扇没了门的门框里。
随后，他听到了一声略带弹声的扔柴火的闷响，走了。
他把路边的一片血浆石踢进了草里，刚刚还百家争鸣的虫儿，这时都惊得盯着他一动不动，世界一下子就沉寂得深远而又暗淡。
天是完完全全地黑将下来了。
八十三岁的老人死了。
一切都似乎为了后来，八十三才离了人世。
鸢孩住的房子是内外两间，外屋是厨房兼了通向二层哨楼的楼梯室，里屋是卧室兼了工作间，一床铺盖，一部和连队通多断少的手摇电话，一张浸满墨迹的桌子，还有一把发了亮还从未坏过的椅子。
自然，还有军用挎包、水壶和一支枪柄油亮的冲锋枪，杂七杂八，似一户人家，也俨然一个过于偏小的兵营。
老兵住院走时留下这许多东西，现如今还依然这许多东西。
有所改变的只是一点，老兵走时，交给鸢孩一支毛笔，半桶手工墨汁和一套《三大条令》，售说鸢孩你没事就抄条例条令，抄着抄着天就黑了，抄着抄着你就瞌睡了，再抄着抄着就该退伍了，就该别人来抄了。
鸢孩就用毛笔来抄“三大条令”，一天一页地抄。
鸢孩已经抄完了《内务条令》，共二十章四十五节二百六十七款，另有军旗、军徽、军歌、报告词和各类证件式样五个附录。
鸢孩把第八章《日常制度》的第九节《保密》尤为写得清山秀水，共计四条、第二条中有十款内容，总计二百九十四字，四十个标点符号。
他把《保密》一节书写在一张八开纸上，压在桌上那碎了十七块如冰纹一般的玻璃板下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接下来鸢孩续抄《纪律条令》，总计六章十三条八个附录。
可抄到第一章第五条中的第三款时，鸢孩的毛笔僵住了，这一款说士兵在服役期间不能在驻地谈恋爱，更不能和驻地女青年结婚成家，生儿育女。
鸢孩想起了小菊。
想起了小菊，鸢孩就收墨洗笔，铺床扯被，开始躺在床上翻天覆地，把瞌睡碾轧得零零碎碎，如秋后的花味绿意样荡然无存，直至过了子夜时分，似是而非地有了一些半黑半灰的瞌睡，黄黄却又极不合时宜地狂吠得惊天动地，继而又跑到门口欢天喜地哼哼叽叽。

鸢孩惊乍说谁呀，小菊在门外说我呀，你快开门，我爷死了。

来不及多想，鸢孩把门打开，夜气带着山坡的林味和石头上冰硬的寒凉，扑面而来，把泄进门里的月光冲得一抖一动。

他说：“ 咋回事儿？
”

小菊说：“ 我爷死了。
”

……

编辑推荐

《四号禁区》作者曾获第一、第二届鲁迅文学奖，第三届老舍文学奖，第四届“十月”文学奖，《大校》曾获解放军文艺中篇小说奖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